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回顧和展望

朱少先

一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演變

日本與中共關係，早期僅日共與中共勾搭，二次大戰期間，中共在延安收容日共領袖野坂參三與若干重要幹部，授予各種叛亂方法，準備適時回返日本，進行赤化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後，此等日共份子立即潛返日本，創導「人民戰線」，實施「武裝鬥爭」。因為二次大戰以後國際共產黨在赤化世界計劃分工上，蘇俄擔任歐陸工作，中共負責遠東任務（註一），因此，中共在蘇俄支援下，以大量經費及人員，支持及策劃日本「暴力革命」，圖謀阻止日本與盟國及中華民國簽訂和約、推翻日本政府及驅逐美軍退出日本。

雖然中共利用日共赤化日本陰謀未能得逞，但在中共政權尚未成立及日本未恢復獨立前，中共勢力，早已在日本生根、滋長。及至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在大陸出現，除了原有與日共關係外，更進而發生貿易關係；到一九五二年六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與中共間，簽訂了第一次民間貿易協定；繼之又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五、一九五八年先後簽訂了第二、三、四次民間貿易協定。除了雙方貿易數字，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四九〇萬美元，到一九五七年增至一億四千萬美元外，雙方人事交流，隨貿易之擴大亦趨頻繁。尤其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簽訂第四次貿易協定時，中共附加了若干政治條款，例如派遣商務代表，懸掛僑旗及享受外交官待遇等。經我政府抗議，岸信介政府始發表聲明，不准許中共商務代表團懸掛僑旗及給予任何保證（註二）。中共對此表示不滿，曾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主席南漢宸，發表書面

抗議（註三）。適於此時，在長崎發生日本愛國青年關東扯下懸掛在「中國郵票及剪紙展覽會」會場門口之僑旗，僑外長陳毅遂藉此發表聲明，指日本政府不但破壞「日中貿易協定」，且侮辱「中國國旗」，要求日本政府負一切政治後果；同時並宣佈斷絕與日本一切貿易關係。

自此一事件發生後，日本與中共關係，進入冷卻期，除透過香港有少量貿易外，毫無公開勾搭。雙方貿易數字，亦隨之一落千丈，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億五八三萬美元，到一九五九年降至二、二四三萬美元，一九六〇年為二、三四五萬美元，一九六一年為四、七五五萬美元。

一九六〇年七月池田勇人繼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後，因急欲推行十年後所得倍增計劃，必須擴展對外貿易，因此對中共政策，已不若岸內閣時代之堅定，中共見有機可乘，且認為因一九五八年與日本斷絕一切關係，未能利用安保騷動事件，發揮滲透顛覆力量，故又開始圖謀與池田內閣重修舊好。在雙方急切需要下，遂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北平簽訂了一項「五年綜合貿易協定」。此項協定，雖仍為民間契約，但主持簽約者為執政黨議員高崎達之助，日本且同意可以分期付款方式售與中共整套工廠設備，故事實上係屬半官方協定。

由於此項協定的簽訂，不但使雙方貿易額由一九六二年的八、四四七萬美元，到一九六六年增至六億二、一三八萬美元；在人事交流方面，亦趨頻繁；自一九六四年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十月，日本人士訪問中國大陸者計九、九一〇人，中共人士訪問日本者亦有一、二三一一人。一九六四年八月，雙方根據協議，又互派貿易聯絡人員及新聞記者，分別駐在東京與北平，使日本與中共關係，亦發展到最高潮。

一九六三年八月，池田政府正式核准由日本輸出入銀行（政府銀行）融資担保倉敷人造纖維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售與中共價值二千萬美元之整套尼龍工廠設備，我政府認爲此舉屬變相經濟援助，因提出抗議未獲結果，曾召回駐日大使；適於此時，又發生周鴻慶投奔自由未果仍被遣返匪區事件，使中日兩國關係瀕破裂邊緣。池田首相爲打開此項外交僵局，乃派吉田茂前首相親自訪華，與蔣總統會談。結果才有「吉田書簡」之產生，保證日本不以政府資金，担保對中共作分期付款貿易。使日本與中共所簽訂的貿易契約，不得不擱淺而至廢約。中共與日本關係復趨惡化。

一九六四年十月池田因病辭職，由佐藤榮作繼任首相，因新內閣反共態度甚爲堅決，故中共政權一直指佐藤內閣是「戰後最反動政府」、「美帝附庸」及「軍國主義者」；甚至對往訪大陸的自由民主黨議員，亦公開謾罵佐藤。一九六七年年底屈滿的「五年民間綜合貿易協定」，中共亦以佐藤政府敵視中共爲由，拒絕續約；直到翌（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日方代表承受百般屈辱下，始以發表備忘錄方式，續約一年；此後中共藉一年一度的所謂「備忘錄貿易」談判，作爲宣傳、謾罵及政治要挾之工具。今年此項談判，目前正在北平進行。可預見的將來，仍是在中共橫蠻要求下，日方代表卑躬屈膝，在貿易談判聯合聲明上簽字，以承認所謂「政治三原則」（註四）、「政經不可分原則」、「佐藤政府是美帝附庸」及「中共政權代表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等條件來換取每年約七千萬美元的貿易。

中共政權對佐藤政府攻擊最高潮，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訪美與尼克森發表聯合聲明之後，因在上項聲明中，佐藤強調韓國及台灣地區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環；並表示支持美國的亞洲政策。從該時開始，中共從不放過一次機會，指日本正加速軍國主義復活及與中共爲敵，表示與佐藤政府勢不兩立（註五）。故此五六年來，是中共與日本關係最低潮期。

二 日本親匪逆流的剖析

中共對日本政府雖然不斷攻擊，甚至謾罵、侮辱；但最近三個多月來，日本親匪逆流却汹涌激盪；無論是政界、財界、工商界、新聞界、體育界、藝術界等，幾乎每一個階層，都有人在喧嚷、叫囂，要求政府改善對中共關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回顧和展望

係，甚至策動對中共復交。其中去年十二月九日由各政黨國會議員所組織成立的「日中國交回復促進議員聯盟」，最受人注意。因爲該聯盟號稱有加盟議員三百七十九人（其中自由民主黨九十五人、社會黨一百五十四人、公明黨七十一人、民社黨三十六人、共產黨二十一、無黨派人士二人）（註六），超過了日本參眾兩院議員總人數七百四十三人（內眾議院四百九十一人、參議院二百五十二人）的一半以上，而且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共產黨議員，幾乎全體參加。自由民主黨參加議員中，以三木武夫派爲最多（三木本人未參加）此外佐藤派、福田派、前尾派、藤山派、中曾根派都有議員參加此一組織。據「東京新聞」透露，成立大會時實際出席人數僅一百七十二人，並選舉藤山愛一郎（前外相）爲會長，勝岡田清一（前社會黨委員長）、渡部一郎（公明黨）、春日一幸（民社黨）、河野謙三（自由黨）爲副會長。這裏說明了該聯盟表面聲勢雖然相當浩大，而實際上與會人數尚不及一半。加以各政黨政治立場不同，步調亦不一致，除了彼此利用作爲政治工具外，不致發生重大之實際作用。尤其是該盟會長藤山愛一郎，在過去數年來，在政治、事業上非常失意，亟欲利用親匪以抬高其身價，過去曾多次透過古井喜實向中共試探邀請藤山訪問，竟遭中共拒絕；直到去年三月始獲中共同意隨松村謙三訪問中國大陸。但中共當時對藤山非常冷落，周恩來還指藤山是一九六〇年修訂日美安保條約當時之外相，言下不無奚落之意。藤山爲取媚中共及增加其訪中共之資本，出任議員聯盟會長，積極展開親匪活動。這次中共已正式邀請藤山訪問北平，說明其投機陰謀業已獲得初步成功。

除了上述議員聯盟所謂「超黨派」組織外，公明黨另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成立「日中國交正常化國民協議會」，單獨展開促進與中共復交運動；社會黨亦於二月十六日成立「日中國交回復國民會議」，進行對中共復交之國民運動。

在自由民主黨內部，親匪氣氛亦非常濃厚；該黨外交決策機構「外交調查會」會長小坂善太郎前外相，亦公開發表親匪言論與主張；一月十九日正式向佐藤首相進言，要求邀請中共要人訪日，積極展開日本與中共間之人事交流；並建議運用輸出入銀行資金，促進對中共貿易。自民黨總務會會長鈴木善幸，在國會質詢中，提出「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及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主張；一面要求派特使至中國大陸，與中共進行政府間接觸。前外

長三木武夫一月十四日在宮崎市市民會館發表演說時，公然主張日本應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合法政府，並應準備開始與中共進行政府間接觸。

此外，財界有力團體「經濟同友會」亦聲明應讓中共進入國際社會；工商界亦紛紛準備組團，訪問大陸，謀求擴大貿易；其他如體育界的桌球協會，藝能界的芭蕾舞團，也都自甘為虎作倀，向中共獻媚討好。

造成日本親匪熱潮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於去冬以來加拿大、義大利、智利等國相繼承認中共政權，以及去秋聯合國大會表決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排我納匪」案時，又首次出現了兩票逆差；親匪與姑息主義份子，認為這是世界大勢所趨，並以中共已獲得多數支持為藉口，紛紛要求政府改變對中共政策，甚至推動與中共復交運動。

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收縮之後，已擺出笑臉外交姿態，積極展開對外活動。在實際行動上，中共於一月二十九日分別對藤山愛一郎及「日中備忘錄貿易交涉團」岡崎嘉平太等發出邀請，希望在二月中、下旬訪問大陸；一面決定派出大批桌球選手，準備赴日參加比賽。使不明中共政策本質者，認為中共態度已開始轉變，主張日本應迎接此種新情勢的來臨。加以在野政黨、左翼社團，更乘機與風作浪，喧嚷鼓噪，遂使親匪逆流，到處汎濫。

以上所述僅是造成這項親匪逆流的客觀情勢；在此逆流後面，却隱藏着失意政客、在野政黨、姑息份子，圖謀利用時機，作推翻佐藤政府的大陰謀。

因去年十一月佐藤四次連任首相後，創下了日本憲政史上最長期政權的紀錄，其威望已凌駕吉田茂之上，使自民黨內反對派及在野政黨，均惶惶不安。佐藤若在任期內順利收回琉球並在亞洲接替美國任務，形成了自由亞洲的領導力量，不但在野政黨無抬頭機會，自民黨內反佐藤派將無法與主流派對抗；三木、藤山等再勢難登上首相寶座。適於此時，一股國際姑息逆流，衝向日本；於是這些反佐藤份子、失意政客，便利用時機，以促進與中共復交為標榜，組成超黨派議員聯盟，表面上以親匪為號召，實質上是反佐藤的大團結。從下列議員聯盟成立時所發表的宣言中一段看，即可證明。它說：

「日中間樹立和平國交關係為當務之急，吾人必須迫使政府排除萬難，痛下決心。對復交途徑與活動方針，盡量徵求各黨有志者的共同意

見，在此大目標下，努力維持團結一致。」

目前該聯盟的工作，第一步使用各種力量壓迫政府改變對中共政策，因擾政府，削弱佐藤國內外威望；第二步配合情勢發展，作推翻佐藤政府之準備。無疑中共力量，亦將利用，以求裏應外合，這次藤山訪問北平，必負有此一任務。

中共對佐藤政府，一向指為阻撓日匪關係改善的最大障礙，因此這個議員聯盟，勢將成爲中共利用、滲透的對象。其後果殊堪憂慮。

三 日本政府對「中國問題」的基 本態度

國際姑息逆流衝向日本之後，在野政黨、左翼團體、野心政客等便乘機與風作浪，才造成了目前日本國內的親匪熱潮。來自輿論界、在野政黨，甚至自民黨內部對政府的壓力，是相當強大的。不過佐藤政府對「中國問題」的立場，始終非常堅定。

當去年加拿大、義大利相繼承認中共政權及聯合國大會中阿爾巴尼亞等所提「排我納匪」案超過兩票多數時，佐藤在國會答覆社會黨代表要求改變對中共關係質詢中，曾明白表示說：

「日本與中華民國正式締結和平條約，承認台灣代表中國，兩國關係不能輕易改變。」

今年一月四日參拜伊勢神宮後的新年記者招待會中，對中共問題，表示不能單憑日本與中共雙方之間去考慮，如果中華民國、韓國、美國、蘇聯等利害有關國家的態度與動向不決定的話，中國問題將無法解決。例如過去成爲問題的尼龍工廠設備、船舶等的分期付款輸出，也是一樣，因四週情況不一致，所以發生困難。

一月十六日自民黨所發表的「一九七一年運動方針」中，對中共問題雖然認爲係重大外交課題，但基於日本與中共間的複雜關係，表示日本與歐洲國家立場不同，決不能無原則的或僅從擴展貿易而增加決定。必須從世界觀點，考慮日本國家利益，並就中共對日本態度，作冷靜觀察與主動判斷。

今年國會復會之後，一月二十五日衆議院有關中共政策辯論中，成田社黨委員長、竹入公明黨委員長要求佐藤首相對日本與中共復交問題表明態度；佐藤曾再三表示對此問題應慎重處理。其重視與中華民國之友好關係及對中共基本政策不變而維持現狀之態度，極爲明顯。

關於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到目前爲止，日本外務省仍在檢討之中，迄未有正式表示。據傳日本與美國外交當局，將在三月中旬舉行會商，決定對此問題之最後態度。綜合最近一個多月來日本各大報所報導之消息，外務省似已作了下列兩項原則性決定：

(一) 提出一項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之決議案。
(二) 聯合國大會對中國代表權問題提出指定爲重要事項時，日本將投贊成票，但不再担任共同提案國。

外務省認爲日本與中華民國訂有正式和約，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爲正統政府，而且一直維持友好關係；故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應爲日本政府之基本方針。但中共政權在大陸的存在及聯合國內「納匪」勢力之增長亦爲不可忽視之事實；日本雖無意表示支持「納匪案」的積極立場，但對中國代表權問題，亦不能表示棄權，否則日本國際地位將因此低落。因此準備提出一項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之決議案，以求兩全。至於不再担任「指定爲重要事項」共同提案國，係顧慮未來對中共關係及國內壓力。

依照外務省的構想，擬引用聯合國憲章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凡對排斥會員國及停止權利與特權案，必須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之贊成」之條款，作成維持我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新決議案。對中共加入聯合國，似將不予反對。一般認爲外務省此項構想，實含有所謂「兩個中國」之用心。惟該項原則，仍未作最後定案，必須先經佐藤首相及政府首腦作最後裁決並與美國協商。

至於佐藤政府對中國問題的基本政策，似仍未超出一九六八年八月自由民主黨外交決策機構外交調查會所決定的六項方針。

(一) 日本與中華民國已簽訂正式和約且維持友好關係與正常外交，無法對中共作政治承認；否則等於與中華民國絕交，且將破壞亞洲團結。

(二) 在「政經分離」原則下，與中共保持貿易與文化接觸，爲符合日本利益之政策。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回顧和展望

(三) 使用政府銀行資金担保對中共作分期付款貿易問題，採取「個案處理」(Case by Case) 原則。

(四) 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以「重要事項」加以處理。

(五) 繼續並堅決反對中共核子試爆。

(六) 中共如能遵守「尊重他國領土主權，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日本將考慮不使中共孤立於世界，希望中共能成爲國際社會的一員，共同分担世界和平與繁榮的責任。

就目前情形言，日本政府對中國問題仍持相當審慎態度，至少在短期內不致作重大改變。不過由於國際姑息氣氛的濃厚及日本國內親匪勢力的囂張，佐藤政府的處境，日漸困難。但在自民黨內，不乏了解中共本質之士；一般國民對中共辱罵佐藤政府，頗多反感。這股力量，正支持政府，抵擋姑息與親匪逆流。

四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方向

中共政權對佐藤內閣的攻擊，從佐藤內閣成立即已開始，但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首相與尼克森總統舉行華府會議發表日美聯合聲明後，中共更發動了惡意攻訐，一直到現在，幾乎尚未停止過。

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北平廣播中，公開指佐藤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走狗；華府會談是日美新的軍事勾結(註七)。二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亦指日美會談是日美反動派的罪惡陰謀。

佐藤政府對中共的攻擊不但視若無睹，不予反擊，反在該年十二月衆院大選期間，佐藤首相、愛知外相、保利官房長官等先後發出欲與中共改善關係及舉行政府間接觸與大使級會議之試探。而所獲得的反應，是中共透過「人民日報」、「北平廣播」變本加厲對佐藤內閣的責罵，且指日本正加速軍國主義復活運動和進一步與美國軍事合作，推行反中共政策的悔控。

去(一九七〇)年三月日本與中共間所發表的「備忘錄貿易會談公報」，除了重申「政治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原則」外，再「日兩國關係必須遵守的原則，也是雙方政治關係的基礎」外，再一次嚴厲譴責日美會談聲明是新的日美軍事同盟，其矛頭正指向中共。指佐藤政府擴充軍備，增加軍事預

算是軍國主義的復活，嚴重威脅亞洲各國人民，中共不能容忍。

繼古井喜實所領導的備忘錄貿易代表團訪問大陸與中共舉行貿易談判之後，由松村謙三、藤山愛一郎、黑金泰美（前內閣官房長官）等組成之訪匪議員團，亦稍後到達匪區，當三月十九日下午周恩來接見松村等日本議員時，又公開指責佐藤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正加速進行軍國主義復活；對雙方人事交流問題，周恩來表示必須日本先承認中共政權並改變追隨美國帝國主義態度後始能實施，同時並宣佈今後中共對（一）向中韓兩國輸出化學肥料廠商；（二）在中韓兩國投資的日本企業；（三）協助或支援美帝侵越戰爭之廠商及（四）在日美日合辦企業等四類廠商，將不與之貿易。其對日本政府之強硬態度，依然毫無改變。

雖然中共不斷謾罵及攻擊佐藤政府，處處以日本為敵；但雙方在貿易方面，其數額却直線上升，由佐藤出任首相第一年——一九六四年的三億一、〇四八萬美元，到一九六九年已達六億二、五六〇萬美元，五年間已增加一倍。

中共與日本的貿易，除了半官方的備忘錄貿易外，另一種是透過親匪貿易團體的所謂「友好貿易」；五年來兩者貿易額比率，一九六五年友好貿易佔六七·一%，備忘錄貿易佔三二·九%；此後前者逐漸上升，一九六六年佔六七·一%，一九六七年佔七二·五%；一九六八年佔七九·六%；一九六九年佔八九·七%，到一九六九年備忘錄貿易比率僅佔一〇·三%。

這裏顯示中共一面繼續對佐藤政府攻擊，一面却以貿易拉攏親中共份子，以達到其分化、滲透、顛覆、赤化的目的。這種「一面鬥爭、一面聯合」的手法，今後中共仍將繼續運用。

最近由藤山愛一郎所率領的「藤山訪問團」及由岡崎嘉平太所率領的「備忘錄貿易談判代表團」正在北平訪問，在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歡宴藤山、岡崎等一行的講話中，更明顯的指出了今後日匪關係發展的方向。

郭沫若除了謾罵美國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兇敵人，尼克森政府是印支戰爭升級的罪魁禍首之外，指責佐藤政府是美國侵略者的幫兇。他譴責佐藤政府仍頑固執行其勾結美帝、敵視中共政策，並用挑撥的口吻說：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着不同的鮮明對比；一方面，日本人民堅決要求同中國人民恢復友好關係的呼聲日益高漲，一個要求日中友好、促

進恢復日中邦交的羣衆運動新高潮正在出現。中日兩國人民友好運動的發展有着雄厚的羣衆基礎，前途非常光明。另一方面佐藤政府違背人民的意願，死心塌地追隨美國，挖空心思地製造「一中一台」陰謀。前不久又拼湊日蔣聯絡委員會，竟然決定要開發鄰近中國的淺海海域資源，明目張胆地侵犯中國領土，爲日中關係正常化設置了新的障礙。佐藤政府的這種倒行逆施，只能更激起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堅決反對。」

「我們相信，有志於促進日中關係正常化的各位先生，一定能够衝破佐藤政府設置的種種障礙，在堅持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基礎上，爲發展日中友好和貿易往來作出新的貢獻。」

在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接見藤山舉行第一次會談時，曾就「人事交流」、「台灣問題」交換意見，藤山首先表示爲促進雙方了解，建議雙方政界、財界、學界、報道關係者的人事交流。周恩來對此雖然表示同意，但指出來訪人士，必須承認中共政權爲唯一合法政府及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原則爲限。其態度與去年並無二致。

從以上各種跡象顯示，中共今後一方面將對佐藤政府進一步作猛烈攻擊，甚至利用日本國內反對派及國際姑息主義力量，施予壓力，以圖推翻佐藤政府；另一方面對日本在野政黨、親中共勢力，尤其是自民黨內部反佐藤勢力，積極展開笑臉攻勢與爭取工作。從其內部製造矛盾，實施分化，形成整個社會的不安，促成佐藤政府的崩潰，最後達到赤化日本的目的。

至於自民黨政府對中共政策，將維持原有的立場，至少在日美關係與美匪關係無重大變化前，日本對中共的關係，不致有新的改變。不過大使級會議的提倡、政治人物交流的試探、貿易的擴大等佐藤政府現實方針，將不顧中共的辱罵與攻擊，繼續圖謀積極推進。在相反方面，中共對日本親中共、反佐藤份子的爭取與利用，亦會同時加強，形成鮮明的對比。易言之，中共與佐藤內閣的關係，勢將愈趨惡劣；而與反佐藤派的關係，將日漸密切。

註（一）日本治安問題研究會編「現階段日本革命勢力之分析」。

註（二）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岸信介政府致第四次貿易協定簽約雙方函件內容要點：①日本政府認爲「第四次貿易協定」係以互不干涉內政及互相遵守對方國內法令爲原則；根據雙方經濟要求，從事擴大貿易而簽訂。②該項協定係民間協定，非政府間協定，但日本政府尊重擴大貿易之精神。③日本

政府無意承認中共政權及中共貿易代表具有外交特權。④日本政府認為貿易代表機構無權懸掛中國旗。

註(三)南漢宸聲明要點：①第四次貿易協定係基於平等互惠及相互尊重之精神，但日本政府既不承認中共通商代表有外交特權，又不准懸掛國旗，顯示對日本作不平等及非互惠的經濟擴張，日本政府已破壞了協定的基本原則。②「中國」在交涉中已作最大讓步，如日本不除去上項障礙，該項協定將無法實施。

註(四)「政治三原則」是：①日本政府不採取敵視中共政策。②日本政府不從事製造兩個中國陰謀。③不妨礙「中」日關係正常化。

註(五)請參閱「問題與研究」九卷八期第十六頁。

註(六)根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東京新聞」。

註(七)同註(五)。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脫稿

國防與外交

李鍾桂

一 國防與外交的意義

國家雖然在國際法上享有生存權與獨立權，不受外力的干涉與侵略，但是由於國際間缺乏一個最高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去制定、維持與執行法律，因此當一個國家的生存、獨立遭受威脅與危害時，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去維護生存，謀求發展，這種力量就是國防力量。總統曾明白的昭示我們：「我們要保衛國家民族，要保衛社會和我們自身，必須要有鞏固的國防，否則國家不能存在，民族不能自由，而個人的一切，亦無所寄托，所以國防為國家生命之所繫，無國防，即無國家。」由此可見國防對國家的重要性了。所以國防簡單的說就是保障國民安全，維持社會安寧，維護國家生存，謀求國家發展，推行國家政策，發揮國家機能的強力行為與措施。而外交則是國際交往或談判的藝術與科學，也是處理或調整國際關係的方法與技巧。在當今科學發達，工業進步，文化昌明與交通便利，一日萬里的大時代裏，國

與國之間的關係愈密切，國際關係亦愈加錯綜複雜，每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生存於世界上，而依其國力的大小，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飾演各種不同的角色，這就必須依賴外交，來求取生存與發展。尤其在核子武器迅速發展的今天，使國際間已形成一種僵持（Stalemate）的局面，有些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公認戰爭不再是執行國家政策的工具，戰爭無法收到其預期的效果，相反的會使參戰國遭受毀滅達到最高的限度，結果是同歸於盡，所以除非該國的生存受到明顯的危害，絕不輕易使用武力，而將一切國際糾紛寄托於依循外交的途徑加以解決，因而益增外交的重要。

二 國防與外交的關係

國防的涵義，總統說：「意指保衛其國家——領土、人民、主權，所採取的一種戰爭的準備之謂。我們更可以簡單的說：國防就是戰爭，但這裏所指的戰爭，是指涵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諸種聯合作為的戰爭之意義。」國父曾對戰爭與外交的關係加以分析說：「凡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